

文艺理论译丛

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

第二輯 第二種



新文艺出版社

文藝理論譯叢

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則

伊凡諾夫著 史懷微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5

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

伊凡諾夫著
史愼微譯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登壹壹号

以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

*

书号 1201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4 字数 14,000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7) 0.09 元

文学与藝術在人类精神的发展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真正的藝術作品能对人們發生特別深刻的影响。它們控制住人类的一切本質——人的意識与情感，使人們激动并思考复雜的生活問題。

藝術对人們發生这样大的影响的秘密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在于藝術所特有对现实世界的具体感性的反映，在于創造具有令人驚奇的活动力的藝術形象。藝術作用的秘密就在于此。在藝術的全部歷史中可以看到：真实地反映现实現象的趨勢变得越來越有力了，并且终于在现实主义的巨流中体现出來。人类接受了但丁和拉斐尔、莎士比亞和塞万提斯、歌德和貝多芬、普希金和格林卡、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列宾的作品。

对偉大的现实主义藝術家的創作的分析，說明了存在于他們的作品中的生活真实并不是單純的似乎真实，也不是事实与实际現象的复制，而是善于在个别的具体感性表現中反映出最重要最本質的东西。

在这个所謂典型化的、复雜的过程中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藝術家的呢？为什么他在现实中挑选这些現象而不是别的？而且是这样地來表达它們，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

在这里世界觀起着重大的作用。世界觀也就是任何藝術家創作方法的活的靈魂，但同時也应当強調，不能把世界觀與藝術的典型化之間的相互關係理解得簡單化，庸俗化；好像世界觀是一件理論上預先準備好的材料，而藝術家僅僅是把事實與生活現象去配合世界觀而已。

藝術家的世界觀的形成過程是非常複雜的，有時且是矛盾的。生活本身和社會鬥爭對藝術家世界觀的形成，起着決定性的影響，在社會鬥爭中藝術家總是有意或無意地站在一定方面的。藝術家所已形成的觀點往往在社會生活的進程中改變着，往往戰勝它們的局限性，形成世界觀的思想的明確性。在目前的條件下，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也就是生活現象與人民大眾革命鬥爭客觀的真實的概括，能促進這些世界觀的思想的明確性的形成。

正在形成與不斷地發展起來的世界觀的性質，決定藝術家描寫現實的態度。這種描寫接近於客觀的生活真實，或者由於主觀的想像而脫離現實——在這上面反映了藝術家對周圍世界的概念。

在美學中，像在整个哲學中一樣，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不論過去或現在都進行着激烈的鬥爭。唯物主義的美學反映現實主義藝術的傾向，並且促進它的發展，而唯心主義的美學阻礙人們對生活正確的了解，為形形色色的頹廢主義的和反現實主義的派別作辯護，只有站在唯物主義美學基礎上的藝術家在反映生活時才能達到生活的最深处，並且能以此對人類發生最有力的富於感情的影響。

也許有人會對我們說，那些頹廢派藝術的作品，也能對一

部分人發生影响，这是可能的。但是在这里，我們緊接着就要談到藝術的人民性問題。當我們談到現實主義藝術的意義時，也就談到它對人民大眾的影响，對最廣大的勞動階層的影响。古典的文学家、画家、音乐家的現實主義的作品，能使千百万人受到感動。超現實主義者，抽象概念者，以及其他頹廢主義的現代主義者所勉強創造出來的作品，只能引起唯美主義者、心理不正常的假裝高貴的人們，以及那些找尋不平凡的消遣的執褲子弟的快感。

現實主義按照它的性質來說是人民的，因為反映生活中客觀的真實永遠是與人民的利益相符合的，它之所以勝利及強大的原因也在此。

例如，十九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藝術的成就無可諱言是十分巨大的。因為它在當時能夠提出如此深刻以及那樣多極重要的問題！偉大的俄國作家想積極地解決所提出的問題的企圖不是都有成效的。他們的世界觀的弱點及其歷史的局限性就表現在這裡。但是現實主義藝術家的創作同時顯明地表示生活的真實怎樣克服和戰勝了他們的世界觀的弱點。在他們的作品中光輝地、藝術地體現出來的生活真實本身喚起了群眾的覺悟，促進了解放運動的發展。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懷着興奮及感激的心情來談論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契訶夫和托爾斯泰的創作。

大家都知道，革命民主主義者在俄國文學中對唯物主義美學的制定起了巨大的作用，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涅克拉索夫，薩爾蒂柯夫—謝德林和他們的戰友都反對藝術創作中一切反動的東西，反對文學和藝術不去積

極干預社会生活的意圖。他們憤怒地痛斥以各种各样变形形态出現的唯心主义美学。車尔尼雪夫斯基論証了美的概念的階級性。这个論点是在馬克思主义以前美学的最高峰，也就是在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藝術的学說直接產生之前的最好的見解。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藝術是世界现实主义藝術發展的新階段。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真实地反映生活已成为最徹底的，因为它產生出社会主义的意識，使我們不僅看見现实中个别的一面（虽然也是重要的）；而且能看見现实中主要的，基本的趋势。正因为如此，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藝術繼承了过去现实主义藝術的优良傳統，这些优良傳統是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人民性相联系的，应当成为人类藝術發展中的新階段。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藝術的基本原則就是直接的，有意識的和公开的保衛劳动者的利益。当然，在藝術創作中，这个原則能够比过去無論什么时候更深刻和更全面地揭露客观的生活真实，因为客观歷史的進程是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則表現在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因此我們把作家的自觉地保衛人民的利益称为共产党的党性原則，并不是偶然的。

懂得怎样公开地为人民服务的党性帮助藝術家成为思想上有明确目标的人，当藝術家尋求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时，党性像指南針一样給他指出正确的道路，对于世界產生乐观的看法，培养藝術家对所有敌对的、腐朽的、衰亡着的东西作不調和的斗争。党性且以明亮的光芒照耀着前途，号召前進，使

藝術家成為我們時代最崇高的，最進步思想的热心宣傳者。這種先進思想反映客观生活的真實，成為掌握了人民大眾——共產主義建設者的實在力量。

當然，如果藝術家能緊緊地聯系生活，是一個人民的創造性工作的積極參加者，而不是一個消極的旁觀者，只有在這個條件下，藝術家可以達到我們時代進步思想的水平。共產主義的思想性熱烈地關懷人民的命運及其事業。這種關懷使藝術家深刻地認識生活，而這又是藝術作品豐富的內容的基礎。

因此，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為豐富藝術作品的思想內容开辟了無限的可能性。蘇聯藝術家的光榮的事業就是把这些可能性變為現實，把深刻的思想內容以優美的，令人感動的藝術形式在自己的作品中體現出來。赫魯曉夫同志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總結報告中講到：“我國的藝術和文學可能而且應當不僅在內容的豐富性方面，而且在藝術力量與藝術技巧方面，在全世界占第一位。”^① 這個不僅需要才能，並且需要巨大的，精密的，緊張的，創造性的勞動，沒有這個，即使觸到思想的最深處，也不能創造真正的藝術作品。在這方面，世界藝術和俄羅斯藝術的古典作家的經驗可作為蘇聯藝術家難得的教訓。

*

*

*

很顯然的，所有不同的階級過去與現在總是運用文學與藝術對人們所起的作用的力量，作為自己的教育目標來獎勵具有一定的思想傾向的藝術創作。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

^① 赫魯曉夫：“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三〇頁。

統治階級的代表者照例不敢公開談論自己文學與藝術的傾向性，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這個。

馬克思與恩格斯肯定藝術是觀念形態的一種形式，在他們的著作中有不少具體分析藝術創作的實例，這種分析証實了現實是從一定階級的思想觀點出發，反映在藝術作品中的。

恩格斯認為，傾向性也即是文學作品的思想傾向，是文學作品的最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特點，其中特別引証了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經驗。同時他肯定地指出傾向性不應該是“赤裸裸的”，沒有隱蔽的，而應當是體現在藝術的血肉中，應當有機地從性格的發展的邏輯上發散出來。馬克思與恩格斯反對那些唱高調的作品，因為那些作品中的形象是矯揉造作的，公式化的，他們贊成“莎士比亞化”，贊成深刻地、生氣勃勃地揭示性格。

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是與工人革命運動中的新的歷史時期有關係的。當然在馬克思主義美學中也有它的貢獻，在這個貢獻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學的党性原則，它宣布了文學與藝術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利益的公開聯繫。文學黨性的原理，也就像整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一樣，不是產生在不毛之地，而是產生於以往全部現實主義文學的進步的經驗上，並且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優良傳統的威武的捍衛者。

列寧的文學党性原則建立與形成時的歷史環境大體上是怎樣的呢？

大家都知道，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文學與藝術中的反動勢力猖獗地與正在發展的革命運動和正在成長的革命文學相對抗。唯心主義美學的宣揚者宣布反對革命民主主義

者的美学原則。在俄國，也像西方一樣，出現了形形色色打着唯心主義哲學旗幟的頹廢派，他們宣布藝術家應擺脫社會的義務而獲得“自由”，並且歌頌從“國民的義務的桎梏中解放”等等，這種“解放”了的藝術家被認為是特殊的“預言家”，他的藝術幻想，應該避免實在的現實和創造出誰都不能理解的“美麗的神話”。在藝術的實踐中，這種現象必然引向神秘主義，引向頹廢的格調，引向對死亡的歌頌，產生有害的色情和淫亂的作品。當然，並不是所有頹廢派的藝術家都走到這樣的極端。如像優秀的象徵派代表勃洛克和布留索夫竭力克服了唯心主義的世界觀的桎梏，了解革命事件，與人民接近。

文學中進步的力量堅決地反對頹廢派。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造者高爾基在他的早期文學評論及政論中已經痛斥了頹廢派，他指出，這種為垂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派別，對於人民是有社會性的危害的。

高爾基的這種鬥爭表現了思想上與政治上的共同鬥爭，這種共同的鬥爭是在列寧所建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下，由俄國年輕的工人階級堅忍不拔地來進行的。高爾基的藝術創作充滿了革命的熱情，顯著地証實了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俄國工人階級已有了重要的藝術武器，特別是不少有民主主義情緒的文學家已聚集在這位著名的無產階級作家的四周，列寧十分注意高爾基的創作活動和社會活動，並對這些活動予以很高的評價。

列寧的論文“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証明了，列寧認為文學和藝術在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中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在論文中他全面地論証了文學的黨性原則。

在总的思想方面，列寧早在“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一文中就提出了党性的原則，在“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一文中，党性的原則已被公开地应用到文学中了。

特別要指出的是，“党的組織与党的文学”一文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事件最緊張的时期，即在准备十二月武裝起义时期寫成的。列寧，作为一个热情的政治战士，在粉碎所有各种派别的革命敌人的同时，他在文学战綫上就不能不与反动势力作战。列寧論文的精神是在于：一方面揭露了資產階級社会里那些反动者竭力鼓吹的虛伪的“自由”口号，另一方面热心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公开与無產階級的政党相联系的、真正自由的文学的基本原則。列寧着重地指出了党性原則要求把文学事業看作为社会主义斗争总的事業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学家个别的，个人的，与什么都無关的任务。根据这个原則，共產党經常号召作家与藝術家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党在文学与藝術問題方面的所有文件的主要思想与意义也在于此（包括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的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員會的著名的決議）。列寧指導我們，無產階級所提出的党性原則与伪裝的資產階級的党性原則是不同的，它說明藝術家公开为自己的階級服务，热心地、始終不渝地保衛劳动人民的利益。

共產主义的党性正在于党性的思想的意义，而不是藝術家与党的組織联系（馬克思主义的敌人却嘮嘮叨叨地断言是这样，以达到污蔑的目的）。共產主义的党性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与藝術思想上的明确目标。

剝削階級的辯护人，过去和現在都有不少，当然，他們也

是有党性的，但是他們不得不隱蔽自己的党性，因为在人民面前公开主張保护剝削階級的利益，同时又指望能獲得同情，那是不容易的。利己主义者的反动党性的理想是反人民的，而且基本上是反美学的，因为他的目的在于反对生活的真实，也正由于此，他竭力想隱蔽自己。为了進行隱蔽，他們就散播資產階級藝術家的創作“自由”的荒謬的說法，这种說法的虛伪性对每个正直的作家与藝術家，甚至还没有轉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的人，已越來越明顯了。著名的法國作家讓—波爾·沙特和很多苏联作家的談話中說道，法國“純美学批判”的代表們大吹特吹地捧若尔銳斯克的一本污蔑羅馬尼亞人民民主制度的書，絕不是因为這本書有某种美学的价值，沙特說，現在許多資產階級的評論家与出版社采用的所謂純美学批判，是純政治的批判，那些宣揚文化至上与为藝術而藝術的評論家这样做是有意識的，故意的，使批判成为一种政治武器，來为他們服务。

社会主义藝術与文学的公开的党性与这些“純粹”美学的捍衛者的虛伪性相对立，是过去几个世紀以來藝術与文学進步的傾向与傳統有規律的發展的結果。这种傾向与傳統使偉大作家的創作成为人民的創作。人民性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藝術家的作品里已达到最高的表現——共產主义的党性，它即表現在保衛勞動者的根本利益上。

在苏联文学中，列寧的党性原則并不是立刻就得到廣泛的承認，在我們的文学史中曾和各种各样为数众多的藝術思想上的反对者進行了頑強的斗争，这些反对者在自由創作的旗帜下，实际上以各种方式否認藝術为人民服务的必要性。

“無產階級文化派”，“謝拉皮翁兄弟”和“山路派”以及另外類似的集團和派別都是這樣的。即使在我們的時代，對於文學任務與我們背道而馳的觀點，有時也通過不同的方式而表現出來。但是極大多數的蘇聯作家早就把自己的創作與共產黨的思想體系聯繫在一起了。早在一九三四年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高爾基就有一切根據來宣稱，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雷聲已在這次會議中勝利地響起來了。在第二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創作手法上和性格上各不相同的作家都說党性是創作的基礎。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在藝術上得到這樣的勝利是什麼緣故呢？這是由於：每個正義的藝術家如果真正密切地與人民聯繫，那就不能不信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正是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科學的領導下（也只有這個黨），真正表現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因為如此，所以那些老一輩的作家，他們不是馬上公開地贊成黨的思想，但是歸根結底終於接受了這種思想。在蘇聯文學中党性原則的偉大勝利也意味着我們極大多數的作家（包括共產黨員和非黨人士），不是受什麼強迫，而是按照心的呼聲在自己的創作中遵循着黨的思想。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上蕭洛霍夫關於這一點說得很好：“國外的惡毒的敵人說，我們蘇聯作家仿佛是遵照黨的指示寫作的。事實上有點不同：我們人人都是遵照自己的心的指示寫作的，而我們的心是屬於黨和人民的，我們是以自己的藝術為黨和人民服務的。”^①

① “蘇聯人民的文學”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八二頁。

苏联作家的党性也正表现在为人民服务中，現在我們極大多數的作家都很明白，遵循党性的原則，就是在自己的創作中把共產主義思想表現出來，也就是表現人民的切身利益，就是在生活的真實中表現生活的無窮盡的各方面。

在創作中表达出共產主義的思想，甚至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很多正義作家說來，也越來越清楚了。在這些國家里，許多熱心保衛人民利益的作家，已合乎規律地採用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顯著的例子如路易·阿拉貢、巴勃羅·聶魯達以及很多其他作家的創作。

蘇聯文學所經歷過的和繼續經歷的党性深入藝術創作的過程和思想成熟的高漲過程，也發生在許多人民民主國家里，這個過程當然不可能沒有障礙，沒有鬥爭就實現的。在許多人民民主國家里也有類似我國文學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所有過的一些現象。產生過一些竭力使文學與藝術離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力量，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的武器在反對這種力量中得到了充實的鍛煉。我們的中國同志在這方面作了特別大的貢獻。在最近時期中，這表現在胡風集團危害分子的揭露方面。一九五五年年底，匈牙利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匈牙利文學的右傾表現的決議，這是與異己傾向作鬥爭的一個例子。決議中指出，在匈牙利的文學生活中出現了不健康的現象，只有很少的作品中真實地反映了工人階級的生活，大部分描寫農民生活的詩、小說及隨筆都反映出與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背道而馳的小資產階級的观点。有些作家開始否認黨對文學領導的必要性，直接反對黨和人民政權。這些因素都企圖把作家協會的活動和文學生活瀕於瓦解。

毫無疑問，匈牙利的文学正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上邁進，它戰勝不健康的現象，正如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克服他們文学上的困难一样。与党的政策密切相联系的苏联文学的經驗，在这一点上，會給予他們很大的幫助。

我國文学發展的全部經驗証明，苏联作家是忠誠地为人民，为共產主义事業服务的。大家知道，在內戰和外國干涉时期，極大多數的苏联作家就已公开地提出，把自己的創作作为保衛自己年青的社会主义祖國的人民服务。

除了老輩党的文学战士高尔基，綏拉菲莫維奇，里雅希柯，革拉特科夫，別德內依之外，大部分作家也都投入革命文学中，这些作家以前簡直与革命文学毫無联系，如勃洛克，布留索夫，以及后来的阿·托尔斯泰和別的許多作家。在那些年代中，馬雅可夫斯基的創作达到蓬勃的革命气魄。今后在社会主义國家發展的階段中，在苏联人民为建設社会主义与共產主义而斗争的階段中，我們的文学都是党在進行思想教育方面和形成苏联人民的道德面貌方面的忠实助手。

不能簡單化地、庸俗化地來解釋文学所起的良好教育作用，因为这样的解釋会有利于我們的敌人，他們誣蔑說苏联文学僅僅是党的口号的公式化的例証，而不是生活的藝術化的反映。那些誣蔑者企圖把藝術性較差的、公式化的以及唱高調的作品提出來，作为苏联文学的典型作品，很遺憾，我們竟还有不少这种作品出現。

思想上的明确目的性帮助了优秀的苏联作家更鮮明地、藝術地、生气勃勃地反映现实，以及我們國家里那些發生过的和正在發生的偉大事件，使得苏联作家再現那些苏联人——

这些事件的参加者，歷史的創造者——的多方面的性格。

苏联文学深刻的人民性首先表現在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的革命人民本身，他們完全是以主要人物的姿态出現的，在共產党的領導下摧毀了旧的剝削制度，并且擴大了新生活的建設。

在描寫國內战争的优秀作品中，苏联作家以巨大的藝術力量指出那个时代的复雜性以及人們性格的复雜性，在那些作品当中特別著名的有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法捷耶夫的“毀滅”，以及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歷程”。

以國家工業化与農業合作化为例，出現了多少不失时机描寫这些事件的作品，表现出人民怎样响应党的号召，完成革命改造祖國的偉大功績，把經濟落后的國家变成为先進的社会主义強國，并且在这个改造过程中人們本身，他們的观点和習慣怎样改变过来！这使我們想起了蕭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列昂諾夫的“索溪”，革拉特柯夫的“动力”，以及別的作品。

講到当时的文学，不能不着重指出，在文学中非常顯著地表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即是党經常教育苏联作家要積極地干預生活，用特种的藝術方法帮助人民解决当前歷史階段所擺在他們面前的重大任务。我們的作家不是祖國社会主义改造的消極旁觀者。他們深入到建設第一个工業巨型建筑物的全体工人与工程師中間，深入到農業集体化事件的漩渦中。正由于这些，使作家創造出在苏联文学史上，以及在怀着謝忱的讀者心中占据很大地位的作品。这些作品就成为时代的藝術紀念碑。从这些藝術紀念碑上世代代的人們將可嗅

到歷史上头几个五年計劃时的热烈的气息。

反对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偉大衛國战争，在苏联文学發展中留下深刻的痕迹。这几年的事件，又一次証明了苏联作家与人民的血緣的联系。不論是在前綫苏联战士光荣的队伍中，或者是在后方工農業劳动者中間，我們的作家始終是大家庭中的一員，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他們以自己热烈的語言鼓勵人民建立功勛。

这种不可分离地与人民联系的生活，同样地也是作家多么珍貴的泉源呀！它丰富了多少深刻的經驗！这个經驗也正是寫出許多描寫偉大衛國战争的藝術作品的先决条件。

所有这些都說明：关怀人民的利益，考慮人民的意願，与人民同甘共苦，对于一个作家是多么重要，也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在高度的藝術范疇中顯出他的才干。

現在應該特別清楚地看到，苏联人民受到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決議的鼓舞，已兴起了新的、空前未見的事業，为增加物質上以及精神上的財富而斗争，为过渡到共產主义而創造条件。

党提出了特別重要的任务，——把思想工作与实际、与人民的活生生的經驗联系起來。实际上思想工作必須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質与文化生活的水平，不能不看到在最近几年中，我們作家所創作的許多关于工人階級与集体农庄農民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并且得到了社会輿論界的好評。但是不得不指出，可惜在整体上說來，文学大大地削弱了自己与生活的联系，这就不能不反映在文学的一般思想藝術的水平上。就所提出的問題的深度方面來說，就反映現實的藝術